

“梁言”几句

——饮冰室杂感

高 昌 文/图

“无负今日”，这一句著名的“梁言”，刻在铜像右侧一块小小的石碑上，也刻在不平凡的流年深处。

铜像端坐在素朴的藤椅上，脊背挺直，目光深沉——这是梁启超先生。

在天津民族路的一处宽敞庭院里，我与这尊铜像隔着时间的长河静静对视，恍惚间，仿佛听到他在开口呼唤：“近前来，听我几句‘梁言’。”

这所院子并排建有两栋浅灰色建筑，分别是梁启超故居和梁启超的饮冰室书斋。

故居中再现了梁启超当年的生活场景，陈列着他写的书信、批注过的书籍，以及记录时代风云的历史文献和活动照片。梁启超从1915年举家迁居天津后，就一直在这里生活起居，还在这里起草了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故居西侧就是饮冰室书斋，是1924年落成的，由意大利建筑师设计，有着中西合璧的特别风韵。楼正面是三个拱门洞，对称而别致。两侧石阶呈弧形舒展而下，中间是一方蓄水池。池上卧着一只石兽头，口中清水长流，替这寂静庭院诉说着不倦的情愫。门楣高悬褐底绿字的“饮冰室”匾额，是梁启超的亲笔。斋名出自《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想当年，变法崩溃，帝制倾覆，军阀交兵……梁启超一生所见，尽是山河破碎、世路崎岖。胸中那团灼痛，除了“饮冰”，还能拿什么来消解？待到书斋落成时，他已远离嚣尘，退守书桌，外表上是冷下来了。可我作为参观者走进这里，仿佛又有一种滚烫的东西，在心头突然弥漫开来。我试着想象百余年前的某个黄昏：先生搁下笔，抬眼望向窗外。海河波涌，涟漪飞逝，浪花随他的

目光静默片刻，接着奔流向海而去。他微微一笑，又埋头书写，笔尖继续流出那些令人难忘的“梁言”——追问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也探寻东西文明如何彼此照亮。那是“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山河板荡，他却偏在这处书斋，把灼热的忧思凝成沉静的文字。即便右肾摘除之后，仍执笔不息，苦苦撰写《辛稼轩年谱》。

饮冰室书斋的名字藏着一个“冰”字，却从来不是冷的。它是一块被体温焐热的玉，是一蓬在激情中燃烧的炭火。真正的冷，是麻木、漠然，是袖手人和旁观者。而梁启超选择的是另一种冷峻——是襟怀的清透，是目光的锐利，是与喧嚣保持距离的沉静。书斋中悬挂着他的名句“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于是，这寂寞的饮冰室便有了奇异的沸腾：外表如寂，内里如灼。所谓“无负今日”，大约就是接过那团火焰时，仍守得住饮冰的沉郁，也耐得起炭烧的滚烫。

他在这所书斋留下著名的《饮冰室合集》。每一个字都是寒的，也都是热的。他端踞于历史的三岔口，指出“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认为“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强调“国之见重于人也，亦不视其国土之大小，人口之众寡，而视其国民之品格”，更点出旧史学的四大弊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大声疾呼“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他幽幽喟叹“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



我垂眼望向地板，木纹间留着浅浅的磨损。百载光阴里，胡适、严复、张伯苓、梁漱溟，都曾驻足这饮冰室，听梁先生畅谈古今、纵横开阖。这间书斋并非远离尘嚣的桃源，而是风暴中心那一方安顿心灵的磐石。我耳边仿佛忽然响起一阵掌声，那是1914年11月5日，梁先生在清华园发表题为《君子》的演讲时的掌声，我听到他正在殷殷叮嘱台下学子：“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玻璃柜里，梁启超写给孩子们的亲笔信静静陈列，藏着梁家“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秘密。1927年8月29日致梁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以。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1923年11月5日写信给梁思顺：“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的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1928年5月13日，他又告诉孩子们：“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乐观的。”这些写给孩子的话语，谈的是做学问、尽本分、立身处世，表面似在叙家常，却又并不只属于一门一户。梁启超在家书、中曾郑重写下“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是一位父亲的殷切叮咛，也是梁家子女的心灵底色。而当梁先生面向公众时，这份家国情便便在更宽广的视野里凝聚为更简洁也更有力的铿锵表达——明末清初顾炎

武的那句“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被梁启超精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于是，从顾炎武到梁启超，再到今天，一棒一棒，心心相递，代代相接……从饮冰室流传出来的数不胜数的“金玉梁言”，从未因为“饮冰”而“凉凉”。那些滚烫的话语，穿过百年风雨，仍在许多重要时刻被一再提起、焕发光彩。

倘若梁先生能看到今日的中国——看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镌刻在校园的墙壁上，看到“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在重要的场合被反复吟诵，看到“无负今日”四个字被一代代人念在口中、记在心里，他大约会感到欣慰吧。

“梁言”确实是良言。不经意间听到某段某句，也总是令人心热不已。步出饮冰室的时候，我忍不住探一探身，又望了一眼庭院里那座石碑。“无负今日”四个字，在午后的阳光里明明灭灭，像是从岁月深处递过来的一声叮咛——1925年，梁启超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题写了“无负今日”的赠言，是写给当年的莘莘学子，其实也是写给未来的每一颗美好心灵。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无负今日，勿忘初心。要对得起昔日藤椅上端坐的先生，也要对得起此刻铜像前默默沉思的自己。偶尔，风从海河那边吹过来，拂动庭院里的草木，沙沙作响。那声息，仿佛百年前的书页被轻轻翻动，静静等待着深情的懂得与回应……

岁月如歌

四担米与一对木门

谢文艳

口述访谈是田野调查的重要形式。通过访谈，不仅可以获得重要的学术研究支撑，作为访谈者，还时常会被那些鲜活的人和故事打动。我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曾访谈的粤剧老艺人关国华、白超鸿、黄壮谋三位先生，在论文尚未完成前便先后去世；我与刘美卿老师约好访谈事宜，还未付诸实践，她已离开。遗憾中，我深感访谈老艺人的紧迫性，就像在和时间赛跑。粤剧名家叶兆柏多次接受我的访谈，他近日给我讲的两件粤剧往事，让人动容。

第一件是关于奎舆堂筹建的故事。奎舆堂是粤剧行会馆八和会馆的一个堂口，“八和”是八方和合、团结一心的意思。这些内容我在史料文献中见过，但听叶兆柏老师讲述筹建的故事之后，才深刻理解了其中的意义。奎舆堂位于思宁路永庆大街，最初是1947年粤剧艺人每人凑出四担米换来的。之所以出来而非钱，是因为纸币贬值无常，不好用钱衡量，即便出钱，也须即刻跑去市场看米价，再以

米价换算成钱。100多个粤剧人就这么凑米建屋，从此有了奎舆堂这处遮风挡雨的练功场所。1992年，奎舆堂这栋房子旧得快塌了，叶兆柏与身在香港的师兄林蛟商量整修事宜，他在内地发动筹款，林蛟在香港发动筹款。林蛟的徒弟狄龙、邓光荣、罗家英通过义演筹款，粤剧“花旦王”芳艳芬一个人就捐了5万元。他们认真记录，将捐款名单锁在保险柜中妥善保管。后来，小偷以为保险柜里是钱，撬开保险柜，名单从此丢失。奎舆堂施工期间，叶兆柏白天去粤剧院上班，下班后去工地查水泥、盯钢筋，生怕有人偷工减料，直到堂口落成。

第二件是关于八和会馆木门的往事。以前我对粤剧相关物品关注不多，听了叶老师的讲述，我发现即便是一块木头，也带着历史的记忆、时间的痕迹。1889年，粤剧行业组织八和会馆在黄沙白鹅潭建成时，缺一对正门。前辈们发现半溪的水塘中央有一棵两人合抱粗细的枯柏，于是八和子弟将其拔出来，对半剖开做成两扇木

门，高3.6米，宽1米多，厚度近10厘米，非常合适。1938年，日军轰炸黄沙，砖瓦结构的八和会馆被炸成平地，这对木门居然没被烧毁。前辈们将其从废墟里抢救出来，作为会馆的纪念，也作为日本侵华的罪证。抗战胜利后，木门几经辗转，被搁在思宁路广州粤剧团车房的地上，解放牌汽车从上面驶过，也丝毫没有损坏。知道木门故事的人不多，伍再明移民美国前讲述了木门的故事，并嘱咐八和子弟一定要看好这对门。八和会馆最后一任会长黄君武专程找到叶兆柏，希望能找地方保护好这对门；靚少佳当时是广州粤剧团总团长，也对他说：“你在奎舆堂有地方，把这对门照看好。”叶老师当时查看了木门，跟奎舆堂的弟兄说：“我们都是八和子弟，这事我们得管。”于是，他们四个人一起去抬这扇木门。抬回来后，因木门太占地方，叶老师决定干脆改墙，把门装到奎舆堂用起来，同时他承诺——八和会馆哪天恢复了，我完璧归赵。后来八和会馆恢复建成，他果真把原件送回，

将树苗直接栽进去。我也曾经栽过花椒树。那天是春分，天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我穿上雨衣，到村里的林业站移了几棵花椒树，用绳子扎好背到坡村，一棵一棵放进鱼鳞坑，再把周围的土壤上压实。下雨天栽树虽有诸多不便，但成活率是很高的。

往山里走一里多地，就是我家的自留地。自留地从两块大地和三块小

朝花夕拾

早上看到一个用机器抖落花椒的小视频，不由得想起早年间在晋东南农村摘花椒的往事。

花椒的成熟期一般在立秋前后，虽然酷暑已过，但气温还是很高。摘花椒通常要一大早出发，带着水和干粮，以及遮阳的草帽——由于花椒树大都在山里，为了节省时间，中午不回家。花椒树一般不是很高，摘取方便。丰收的时节，远远看去，满树绿叶中央杂着艳丽、饱满的红。在那个粮食价格不高、打工还不是很普遍的时候，一斤晒干的花椒能卖七八块乃至十来块钱。多数农户都有花椒树，少则摘几斤到几十斤不等，多则有上百斤甚至更多，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人们常说“带刺的玫瑰”，花椒树也是，浑身都带刺，摘花椒被树枝刮、被刺扎属司空见惯，天气又热，可以想见，这种收入是挥汗带血的。

摘花椒者把篮子用钩子挂在树枝上，便开始采摘。拇指和食指夹住一小簇花椒，用力掐断根部，然后扔进篮子里。还有人把伞倒挂在树枝上，比篮子更方便接花椒。就这样不停地摘，一个树枝摘完就换一个树枝，一棵树摘完就移步另一棵树。

记得有一次去给舅舅家摘花椒，他

掉，把用来聚水的围堰修好。树木靠人打理存活，人靠树木接济生活，无言的大山包容下这一切。那天全部摘完已是下午三四点，我感到又渴又饿、又晒又扎，浑身汗津津的，手上疼痛麻痒。

花椒难摘，树亦难栽。首先要选好地方。一般来说，农民舍不得用整块的好地来种，都是在山坡上、小块的平地或地头沿边。其次，栽树在两个节令比较好，那就是春分和秋分。节令前，先在坡地上刨出鱼鳞坑，下雨时雨水积在坑内，保留墒情，节令一到，

摘花椒

河 沿

地构成，中间以小道相连。开始小块地还种庄稼，后来就改种花椒树了。自留地边上土崖，下方有一条道通往邻村，远眺是蜿蜒流淌的浊漳河。锄地累了，就把锄头放在地上，坐在锄头把上，看看远山，看看白云，有时还能看到飞机造访，想着这花椒树什么时候能“挂红”啊，也想着我未来的路在哪里。

花椒树一般种下三年后可以“挂红”，也就是开始结花椒。在这三年里，每年要除草，把草压在树根部再敷上土，草烂后还能化为肥料。

而八和会馆也仿建了一对一模一样的木门还给奎舆堂。

这些细节，在档案里是查不到的。四担米的背后，是1947年那代艺人对行业强烈的归属感；130多年木门的缝隙里，有战火的灰尘，更有艰难前行、团结一心的精神。如果没人开口讲这些带着温度的故事，那代人离开后，人们就再也无从知晓。

做口述访谈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访谈前期，需要熟悉相关领域，发掘有研究价值的视角。访谈过程中，老艺人因身体缘故，每次都不能讲太久，往往需要多次访谈才能完成。更让人焦急的是，能讲这些故事的人在每一个离开。叶兆柏老师身体硬朗，但他说，那100多位“业主”现在只剩他一人。他每每讲到动情处，手舞足蹈，讲完还要叮嘱我：“记下来，不然百年之后没人知道这些事。”明明是我受益，他反过来谢我：“多谢谢你，为粤剧传承作贡献。”他谢得我心里发慌。而我能做的，就是多访谈老艺人，多记录一点，再快一点。

除了除草，还要剪枝打药。剪枝在秋后，把枝条过于繁密的地方剪掉几根，以便整个树木透风，也要兼顾整棵树枝条的平衡以及摘取方便。打药一般在春分四五月。花椒树有种常见的病虫害，老乡称作雨旱，学名蚜虫，一旦花椒叶子上密密麻麻长满这种绿色小虫，叶子卷起，势必落花落果。这时要及时打药，否则不仅当年没有收成，连树木都要受损。

“椒聊之实，蕃衍盈升。”摘下的一篮篮红艳艳的花椒里，蕴藏着农人的喜悦。趁着好天，找块平整场地，铺开席子，把花椒摊在上面晒。一个中午的好日头，就能将花椒晒好，一颗颗圆溜溜的黑色花椒籽从红皮内滑落出来。干花椒被收藏好，少部分自用，大部分变卖，花椒籽则还有大用处。

秋雨淅沥时，农人终于可以停下来，享有一段闲暇时光。那年，母亲让我拿着20多斤花椒籽去压油。村中石磨里有家磨坊，压油后如果不要料饼就不用花钱。记得回来时夜色已深，母亲用新压的花椒油烧了几张葱花饼，温暖的柴火、椒油的麻香，都一并留存在记忆里。

后来离开家乡，花椒地荒芜，母亲归天，老宅空荡。我再难尝到那新鲜的花椒油葱花饼的味道，更难重温秋雨满篱老宅里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亲情了。

心香一瓣

中秋的月亮，是一年中最受期待的一轮。

每到这个时节，无论身在何处，人们总会不自觉地抬头，去寻找那轮悬在天际的圆月。仿佛那不仅是一颗卫星，更是一面跨越千年的镜子，照见古人的离愁，也映着今人的心事。

小时候，每到中秋，母亲总会指着月亮说：“看，嫦娥在看着我们呢。”那时我信以为真，瞪大了眼睛去找广寒宫、找桂树、找那只捣药的兔子，找得脖子酸了，也只看见一片朦胧的光晕。母亲便笑着递给我一块月饼，说：“吃吧，吃了月饼，月亮就住进你心里了。”

中秋的月和别的时节的月不一样。春月朦胧，像隔着一层纱；夏月清亮，带着蝉鸣的热烈；冬月孤寒，霜色浸骨。唯有秋月，圆圆满满，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它不似春月那般娇羞，不似夏月那般张扬，也不似冬月那般冷峻。它就那样安安静静地挂在天上，像一位历经沧桑的长

者，什么都不必说，只是看着你，便让人觉得心安。

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对“圆”的执念吧。月圆，人团圆。一个简单的愿望，却承载着千百年来最深沉的情感。

苏轼写中秋月，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道尽了人间的思念与祝愿。他写《水调歌头》时，正任密州知州，与弟弟苏辙已有七年未见。丙辰中秋，他欢欣达旦，大醉，写下这首千古绝唱。彼时的他，仕途坎坷，骨肉分离，心中该有多少难以言说的苦楚。可当他抬头望月，看到的不是自己的失意，而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豁达。

这便是月亮的力量。它不言不语，却能抚平人心中最深的褶皱。其实古人望月，望的又何止

是月亮。杜甫在秦州的寒露里写“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说的哪里是月亮更亮，分明是思乡的人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搁在了月光下。张九龄站在海边看月亮升起来，第一反应不是赞叹月色，而是想到天涯那头还有人在看同一轮月——那一刻，距离忽然就不算什么了。还有王建，中秋夜站在院子里，看满地的月光白茫茫一片，他不说自己想家，偏说“不知秋思落谁家”，好像那思念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落在谁的

院子里，谁就得接着。这些诗句，穿越千年，至今读来，仍让人觉得眼眶一热。不是因为文字多么华丽，而是因为它们说出了每个人心中那份最柔软的牵挂——无论走多远，总有一轮月亮，连着家和故乡。

中秋的月亮也是一面时间的镜子。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月亮还是那轮月亮，看月亮的人却换了一茬又一茬。这轮月亮让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永恒的——比如思念，比如爱，比如一代代人仰望同一片夜空时，心中涌起的那份感动。

中秋望月，望的其实不是月亮，而是那些与月亮有关的人和事。是远方的亲人，是几时的记忆，是那些回不去却永远温暖的时光。月亮只是一个媒介，它把我们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话，那些藏在心底的思念，全都照得亮堂堂的。

人生如月，有圆有缺。我们总希望事事美满，可生活偏偏喜欢给人留下遗憾。但也正因有了缺憾，圆满才显得弥足珍贵。就像月亮在一个月中或圆或缺、或隐或现，而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正是中秋这一夜的圆满。甚至，无关圆缺，当我们抬头看着同一轮月亮，心中同想起一些人，感受到同一份温暖，就够了。

愿每一个仰望月亮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轮明月——它或许不够美满，但一定足够温暖，照亮前路，也照亮归途。



花好月圆

翁桂涛 摄

中秋之夜

代义国

今夜

走出屋子吧

到流动的月光里走一走

如一尾鱼

漫过满身夜色

月亮也浸在暖意里

牵开一层浅黄

思念是一张无声的网

笼罩世间

从雪山能眺

到桂树之下

今夜别只倚窗伫立

稍一恍惚

月光已把问候

轻轻搁在你的窗台

像一片白露

秋分映丰年

李昌林

秋分，把昼与夜

平等对裁

一半分给太阳

一半分给月亮

这个季节打开的味道

早地雷炸破天空

鸡枞打破了胆

拱出厚埋的天机

大胆地向松茸示爱

田野的稻浪熟了

烧红收割机

呼啸的排气管

储粮仓压偏履带的辙痕

那是秋天写下的诗行

秋分攥紧丰收的手

有许多愿望

都在排着队，回家

玉米棒抱紧实诚的心事

红豆黄瓜火把梨

憋足了时光的营养

每缕风，都想品尝

我在今夜的梦中

变成一穗空心的野稗

藏在沉甸甸的稻浪里

渴望被下一个季节

喂饱，漂泊的饥荒